



媒体艺术的数字化——Bartek Korzeniowski (WRO) 访谈 Digitization of Media Art—— Interview with Bartek Koezeniowski (WRO)

编译: 宋世舜 Song Shiji

摘要: PACKED vzw (布鲁塞尔), 是数字遗产研究中心, 其工作人员罗尼·菲瑟斯 (Rony Vissers) 将协助DCA^[1], 与巴尔泰克·科热尼奥夫斯基 (Bartek Korzeniowski) (WRO档案管理员) 就WRO藏品、数字化目的、与数字化进程相关的步骤链以及项目成果的传播等相关话题进行访谈。

关键词: 媒体艺术, 数字化, 波兰

Abstract: PACKED vzw (Brussels) is a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heritage. The article is about the interview between Rony Vissers(a staff in PACKED vzw) and Bartek Korzeniowski (archivist, WRO). The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WRO collection, the purpose of digit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iza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project results.

Key Words: Media Art, Digitisation, Poland



#2

1
叶甫纳
指甲驻地计划
行为现场
2015

2
第三届新媒体论坛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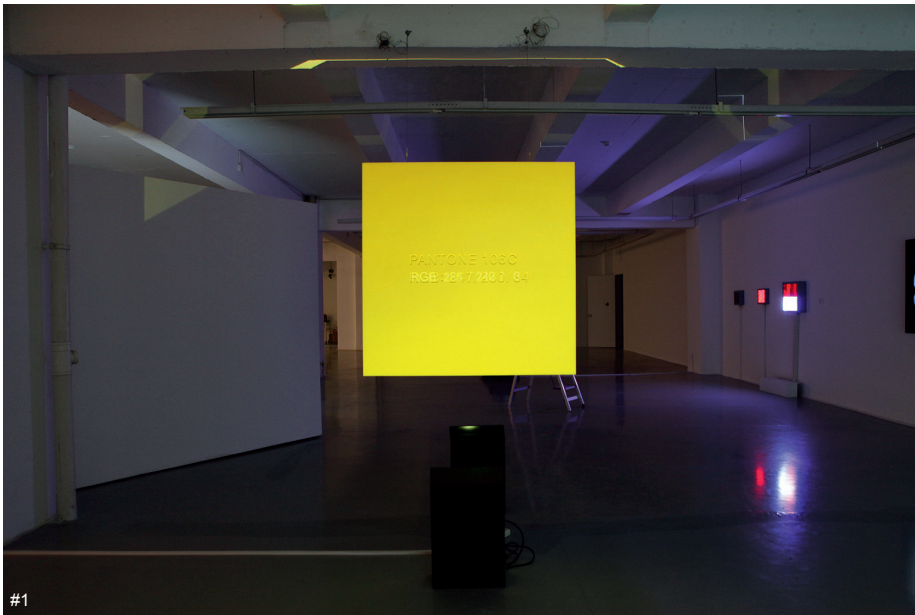
WRO是1989年创建的媒体艺术国际艺术节，现在它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周期性活动存在的价值，自1998年以来，WRO就开始作为媒体艺术基地WRO中心在运作。WRO是波兰第一个媒体艺术机构，也是中东欧与媒体艺术有关的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主要从文化与交流的视角从事与当代艺术有关的研究。从2008年以来，基地开始经营WRO艺术中心，作为公共画廊，为具有波兰特色和国际特色的展览、表演、展映、讲座以及工作营提供场地。

PACKED: 可以请你谈谈WRO的藏品吗？

巴尔泰克·科热尼奥夫斯基（Bartek Korzeniowski）（以下简称“巴”）：简单来说，可以将我们的藏品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WRO与波兰公共电视台

（TVP）合作的视听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全欧洲的媒体艺术节和艺术活动，比如在德国卡尔斯鲁厄ZKM艺术与多媒体中心举办的多媒体艺术节，德国德绍包豪斯的Ostranenie，或者是奥地利林兹的电子艺术节。我们的藏品也包括与艺术家和理论家进行的大量访谈资料，以及由TVP委托，WRO出品的原创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视听材料制作于1990至2001年期间，现在储存在模拟带中。第二部分包括WRO在弗罗兹瓦夫和其他地方组织活动的文件资料，以及随后的WRO媒体艺术双年展资料。

最后，WRO的藏品还包括与我们合作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大量参选WRO双年展的作品。我们既保存供筛选的试映版本，也保存在艺术节展示期间放映的高质量版本。大部分这类的视听材料储存在卡式录像带和光盘里。从中我们注意到了技术的转



1

第三届新媒体论坛现场

变，从第一届艺术节普及的模拟媒介到我们最近收到的版本就变成了数字媒介。在WRO2013“创新价值”双年展期间，我们收到了光盘，同时也收到了蓝光光碟、闪存驱动器以及直接通过网络传输的文件。这个转变从技术和持续性上对我们存档的方式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PACKED: 以前WRO有藏品面向公众开放吗？

巴: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档案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和传播渠道进行传播。比如，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行的《从丰碑到市场·视频艺术与公共空间》就是一套多媒体出版物，有一本文集和两张光盘，收录了与公共空间有关的精选波兰作品，该套出版物是一次会议和我们在2002年时在维也纳Kunsthalle策划的一个视频项目的成果。最近，我们制作了《从丰碑到市场》的在线版本。

在DCA项目中完成的数字化材料，也将能在同一个登入口中找到，该路径在2013年1月就已经启动了。这些例子都证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档案的收集整理方式及其向公众开放的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革。

PACKED: 在WRO的档案里有多少作品，或者说有多少件档案？这些是各个国家的都有吗，还是说只有波兰的？

巴: WRO档案里有将近六千件档案。

不只包含艺术作品本身，还有大量的各类艺术形式的文件资料，从绘画、装置、行为艺术到媒体和数码艺术（虽然各种类型的艺术之间的界限通常并不十分分明固定）。此外，还有会话和访谈的记录。自2008年以来，由于对WRO艺术中心的常规项目活动的记录，最后一类材料的数量增长特别迅速。随着我们团队多年来走遍各处，积累了各种各样艺术节的大量记录材料，同时因为波兰电视台的部分委任，还涵盖了一些艺术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些材料通常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时甚至主办机构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记录在涵盖范围上都无法与我们相比。这就使我们收到很多请求，需要我们将这些材料开放出来。对于WRO来说，DCA的项目就是满足这些请求的一个机会。

目前，其中两千件我们所持有的材料在我们的本地媒体库可供使用——人们可以前往此处获取材料。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够超越目前的解决办法，使这些内容也能够在线获取。

PACKED: 你们所持有的版本大多是试映或者是展览版本，而不是真正的母带。你们是如何区别艺术品和它的记录材料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你们所保存的版本也常常是一种记录材料。

巴: 就WRO双年展来说，我们收到的大多是试映和展览版本。但是，就我们定期在WRO和其他展览上合作的艺术家来说，

我们拥有出版物的原件、新作以及作品的改良版。

PACKED: 数字化WRO藏品的目的是什么？

巴: 数字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这些材料的公开化。当然，对我们来说利于保存也是目的之一。对我们来说，数字化文件有很多用途，包括用于WRO艺术中心的媒体库，用于诸如《从丰碑到市场》、《隐藏的十年·波兰视频艺术1985-1995》《Józef Robakowski·活力的影像·生物机械记录1970-2005》或者是《WIDOK·WRO媒体艺术阅读》系列等多媒体出版物，而最近则用于新艺术作品和展览的创作，这些创作是以WRO的藏品作为原始材料来进行创作的。

档案材料的二次利用这一概念，是我们2012年在举办“影像装置的短暂历史”展览时开创的，并且在随后的项目中仍然秉承了这一理念。我们将该方式称为“积极的档案”。这意味着我们从档案中选取材料来建立新的交互界面，就像kinect运动追踪和真实的运动界面一样，新的交互界面建立起了浏览资料的新方法，这些方法超越了标准的图书馆查询模式。我们采用的另外一个策略是基于创作新的艺术作品的，大部分是装置，是将一些档案材料或者其中包含的想法和概念并置。

PACKED: 前面所提到的都是内部使

用，用于媒体库或者展览中。你们是否也有在线目录呢？

巴：在线目录是和video.wrocenter.pl端口一起建立的，该端口存有我们的视听材料，第一套的四十部视频作品已经能够在上面找到了。第二套将涵盖在DCA项目框架下创造的材料。之后，我们将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包括为额外材料向波兰国家NINA机构（national Polish aggregator NINA）申请基金。WRO的很多档案材料都已经数字化并适合发行了。

PACKED：在发行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你认为会有什么阻碍吗？

巴：当然会有，解决版权问题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执照和我们在1995年之前签署的联合制作协议里不含有允许进行在线出版的条款。这种情况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尤其困难；至于记录材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通常我们自己就是记录材料的制作人，或者是与他人联合制作的，因此我们自己也就保有该权利。然而，一些和波兰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材料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能使用编辑过的广播版本，因为在制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做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太多，不可能与所有工作人员算清他们的权利。幸好，我们可以使用原始素材然后重新编辑。

PACKED：在此过程中，像DCA这样的项目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

巴：DCA很有价值，因为它使我们再一次回顾了过去所使用过的数字化进程，并且引起了我们的反思。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对我们机构来说档案的价值已经增加了。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几乎将所有的材料进行了存档，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足够充分的知识、设施和技术用专业的方式来进行存档。今天，我们将档案视为我们机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幸亏我们参加了DCA的项目，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如何恰当有效地处理运用档案。

PACKED：据说有40%的WRO藏品已经完成数字化了，我猜这是在DCA项目开始之前就完成的了。那么DCA项目之后，数字化的百分比将会达到多少呢？到那时有多少作品将会被数字化呢？

巴：从整个档案来说，在DCA项目框架下完成的数字化作品数目是相当小的；我们决定只提供49件作品。但是DCA项目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重大的档案重新配置，而在DCA项目中获得的经验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最近我们正在整理新的档案，或者说储存空间。能够从最基础的素材着手，对我们来说是很得心应手的情况。我们在2014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剩余藏品的数字化了。

PACKED：你们如何处理版权结算问题呢？

巴：当艺术家向WRO双年展提交作品的时候，他/她需要签署一份报名表，该报名表中其中一项条款是声明他们允许我们将提交的版本用于WRO档案。

PACKED：这是现在的情况，不过我猜以前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可能你们二十年前的委托书与现在的不一样。而且以前网络的用途和我们今天的用法也不一样。

巴：我们从第一届WRO艺术节以来就执行这样的政策，但是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纸质文件都得以保存。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与早期版本的艺术家有所联系。通常来说，通过与艺术家或长或短的联系，我们一般能够获得他们的允许，使得材料能够在线发布。有时他们要求使用作品的删减版，有时他们会向我们提供修改过的版本。

至于DCA项目，我们挑选的是与我们有良好合作关系的艺术家。尽管如此，在线使用的版权结算耗费了比我们曾经预计的更多的时间。并且我们也和波兰电视台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分析了联合制作的具体作品，澄清了这些材料能被如何使用。

我们在2012年实施的另外一个数字化项目，受到了国家视听机构NINA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资金，使得我们能够向艺术家支付执照费。这使得我们更可能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提升了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PACKED：一旦能够在网上获得这些，对于它们的再使用就很难控制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嵌入水印的做法了。在材料的再使用中，信息的出处很重要吗？

巴：是的，我们很开放，所以将我们的材料都在线共享，但这这就要求我们要为材料注明正确的出处。所以我们决定使用嵌入WRO艺术中心标志的视频。尽管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但看到信息的出处在材料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丢失还是很令人沮丧。

PACKED：一方面可以在网络上分享数字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圈内分享你们收获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可以谈一谈你们打算怎么进行这类的分享吗？

巴：我们打算与弗罗茨瓦夫欧根纽什·吉勃特艺术与设计学院（Eugeniusz Geppert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in Wrocław）联合举办一场研讨会。该学院正在创建艺术媒介的新系科，寻求新鲜的想法，不只是艺术创作，还有艺术的推广普及，或者说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艺术。我们认为DCA项目在某种角度上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促使与艺术的接触更为容易相关的，而不是仅仅将它们存档。

我们的想法是不能仅仅只是数字化成果的展示，还要呈现一些数字化个案的研究以及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果的。不同的方法和工作流程被相关的机构所遵循。我们希望与会者用最多二十五分钟的时间谈谈他们的藏品，他们最近的工作进展，以及他们具体的操作流程。

我们希望不同类型材料的数字化都能有所实例：艺术家的专著、大型雕塑、影像资料、摄影、海报等等。虽然数字化只是一个术语，但是不同类型艺术作品的数字化需要采取不同的数字化方法，不同的机构也有多种数字化方法。所以，呈现不同机构处理数字化的方法，他们之间又是否有相类似的经验，这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他们在DCA项目过程中是否有改变过实践方法？DCA是否有在某种程度上将数字化的流程标准化了？这可能就像一场公开的陈述展示，可能最后会有座谈会以及一些小讨论。

译者注：

1.DCA——Digitising Contemporary Art, 数字化当代艺术项目，受欧盟委员会财政支持，旨在将12个欧洲国家的当代艺术作品数字化，使其在Europeana平台上向公众开放。

<http://www.dca-project.eu/>

当代美术家 